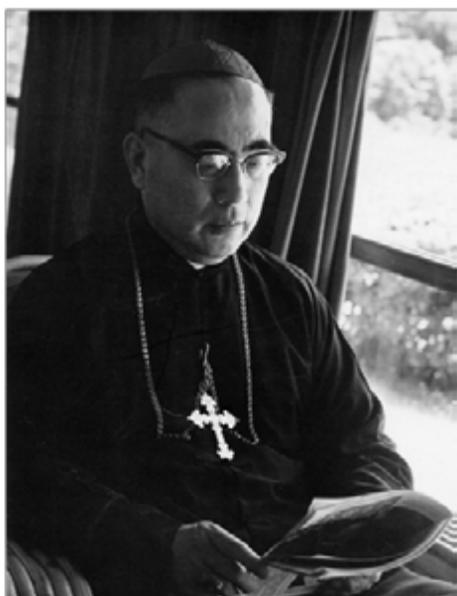


9. 于斌 (1901 ~ 1978)

—— 輔大在臺復校的東風就是一塊土



于斌祖籍山東，生於黑龍江。1923年赴羅馬深造獲三個博士學位。1928年晉鐸，1934年任北平輔仁董事。1949年時局丕變，去國滯美。1959年教廷責其籌辦輔仁在臺復校並任命他為首任校長，直到1978年卸任。于樞機對輔大復校的艱辛擘劃及奠定穩固基礎，其貢獻無庸置疑。

于斌樞機幼時父母雙亡，由信仰天主教的祖父母撫養長大。當時教區的法籍神父陸恆厘（Henri Roubin, 1871-1935）認為于斌是可造之才，保送他進入高小讀書。14歲領洗，洗名保祿，後自號野聲，19歲立下終身修道的志願，在祖母首肯下，進吉林神羅修道院學習。

于斌資質極佳，1923年保送至羅馬傳信大學深造，共獲三個博士學位。返國後於1934年任北平輔仁董事會教會代表之一，並在校講授倫理學。1936年教廷派他任南京代牧區主教，抗戰時隨政府西遷重慶，多次前往歐美各國演說，爭取同情和援助，抗戰結束後返回南京教區。于斌反共立場鮮明，內戰結束後被共產黨列為戰犯，他遵教廷令，去國赴美。因教宗庇護十二世對中共持觀望態度，于斌和田耕莘的遭遇相同——既不可返國，又禁止去臺灣，只能滯留美國。

1958年底，新教宗若望二十三世繼任，調整對中共的政策，解除了田耕莘與于斌的赴臺禁令。1959年，教宗要求于斌負責籌劃輔大在臺復校，並任命他為首任校長。

在教廷指示與斡旋下，輔大在臺復校任務由中國教區神職（即後來的「中國聖職單位」）、聖言會與耶穌會共同承擔。復校伊始，籌措經費、校地挑選與人事安排，是最重要也最艱鉅繁雜的工作。所幸各方支持，龐大經費總算有了著落；校地也在于斌與二教會團體經過兩年的奔波商討後，終於在1963年2月簽下新莊現址。這段曲折，于斌曾感慨道：「萬事齊備只待東風了，這東風就是一塊土。」三單位在校址確定後分配各管的範圍：聖言會主辦理學院、外語學院；耶穌會主辦法學院、商學院；文學院則直屬校長；三單位自行規劃興建校舍。這也是輔大人所熟知，校園內建築各有特色的緣由。當時，于校長的辦公室在文華樓四樓，考慮到他高大壯碩的身材與長年的腳疾，學校遂於大樓東側設置一座直達四樓的小型電梯，免去上下樓梯之苦。

三單位採取「分治合作」的模式，但實際上因分治居多而問題叢生，在于斌的耐心與寬容之下，尚能平順運作。只是，人事安排、設立夜間部、社會對輔大由外籍神長主導的批評質疑，再加上教育部的壓力，導致出現要求于斌辭職的風波；但不久即告平息。

1971年，于斌校長以樞機主教身份，發起全國性的祭祖大典，日後，祭天敬祖典禮也成為輔仁大學的傳統與特色之一。

1978年7月15日，于斌辭輔大校長一職，由羅光接任。稍後他飛往梵蒂岡參加故教宗保祿六世奉安彌撒大典，不料竟於8月16日因心臟病猝發去世；8月28日，遺體安葬於輔大校園內。1981年9月，校門口右側新建行政大樓落成，命名「野聲樓」，以紀念這位臺北輔仁大學的奠基者。